

Heartland

马背上的女孩 ④



意外来客

[英] 罗兰·布鲁克 著

李娟 译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马背上的女孩 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外来客 / (英) 布鲁克著; 李娟译.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2. 4
(马背上的女孩)
ISBN 978-7-5309-6692-1

I. ①意… II. ①布…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7018号

Taking Chances by Lauren Brooke

Text copyright © Working Partners ©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orking Partner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12-52

意外来客

出版人 胡振泰

作者 [英] 罗兰·布鲁克

译者 李娟

监制 李娟 陈禹舟 苗洪

责任编辑 常浩

特约编辑 田静

版式设计 蒿薇薇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32开 (750×1120毫米)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7.5

书 号 ISBN 978-7-5309-6692-1

定 价 1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情提要

《赫特兰德马场的重生》是《马背上的女孩》的第三本，承接第二本《斯巴达的幸福》，故事继续从被悲伤笼罩的珀加索斯开始，它是过去留给艾米的唯一纪念，但妈妈离开后，它失去了求生的意志，身体也日渐衰弱。艾米一边精心照顾它，一边打理赫特兰德马场。她只想努力去做妈妈曾经做过的事，但一切都开始变得分崩离析。要让母亲留下的爱马离去，这是它获得解脱的唯一方式，艾米鼓起勇气做出选择。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赫特兰德马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几乎要关门大吉。危难面前，艾米决定听从姐姐的建议，举办“开放日”，向人们展示他们如何倾听马儿的心声。开放日大获成功，赫特兰德马场得救了！艾米也终于明白，人生要向前看，而不是抱着过去不放。

人物介绍

- 艾米·弗莱明 本书的主人公，一个十五岁的少女。
- 卢·弗莱明 艾米的姐姐。
- 玛丽恩·弗莱明 艾米的妈妈。
- 杰克·巴特利特 艾米和卢的外公。
- 泰·鲍德温 赫特兰德马场十七岁的小伙计。
- 苏拉娅·马丁 艾米关系最好的闺蜜。
- 本·斯蒂尔曼 赫特兰德马场新来的马厩伙计。
- 丽莎·斯蒂尔曼 本的姨妈，菲尔德阿拉伯种马场的主人。
- 克莱尔·惠特莉 艾米的新同学。
- 惠特莉夫人 克莱尔的妈妈。
- 马特·特里温 艾米的男同学。
- 斯科特·特里温 当地的一名兽医，马特的哥哥。
- 马丁夫人 苏拉娅的妈妈。
- 艾什莉·格兰特 艾米的同学，一个有天赋的骑手。
- 瓦尔·格兰特 艾什莉·格兰特的妈妈，绿石南马场的主人。

马匹介绍

- 珀加索斯 艾米爸爸以前的参赛马。
- 瑞得 本的马，一匹俊俏的栗色马。
- 火石 克莱尔的马，聪明，但很难驾驭。
- 桑旦斯 一匹鹿皮小马驹，脾气暴躁，但深得艾米喜爱。
- 茉莉 一匹俊俏的黑马驹，性格极好，人见人爱。
- 诺言 丽莎的一匹马，不肯戴马具，是艾米治好了它。
- 吉普赛 一匹母马，被送到赫特兰德马场来，治愈弓背跃起的毛病。
- 独奏 赫特兰德马场的代养马。
- 查理 赫特兰德马场的代养马。
- 穆奇 赫特兰德马场的代养马。
- 常青藤 赫特兰德马场的代养马。
- 杰克 赫特兰德马场的代养马。

第一章

艾米给一只水桶加满水后看了一眼手表。十二点半了，苏拉娅随时会到。她将水桶提到独奏的马厩里，然后走到车道尽头去等自己的好朋友。

车道两边，大小马匹在开阔的围场里惬意地玩耍，十月的微风吹皱了它们的皮毛，偶尔挟着火红或金黄的树叶掠过低矮的草地。

只有一处围场是空的。那里栽种了一棵孤零零的橡树苗，树底四周的泥土还是新鲜的。

艾米朝木门走去。“珀加索斯。”她喃喃道，凝视着

这棵小树苗，悲伤席卷而来。她不敢相信珀加索斯被埋在这里才不过三周。

“噢，珀加索斯。”艾米回忆着这匹大灰马。

它年轻时曾是世界最负盛名的障碍赛明星马之一。但艾米记忆最深刻的却是幼小的艾米在它腿边玩耍、烦恼时蹭它的情景。几个月前妈妈在一起事故中不幸遇难，是它帮艾米度过了噩梦时期，它是艾米的挚友。

艾米凝视着那棵小树苗，喉咙发紧。过去几个月，一切都变了，她暗自想。妈妈走了。珀加索斯也走了。而卢回来了。

卢重返赫特兰德马场是近期少有的几件好事之一。之前，她一直在曼哈顿工作，妈妈遇难后，她才决定辞去银行的工作，在赫特兰德马场定居下来。赫特兰德马场是妈妈玛丽恩在外公的农场上建立起的一个马匹救护所。

一辆车沿着车道开来，打断了艾米的思绪。她扭头一看，苏拉娅的妈妈正开车从车道上驶来，她最好的朋友正在前排客座上朝她招手。艾米深吸了一口气，用力吞了吞



口水，按捺下痛苦回忆带来的伤痛，也朝苏拉娅招手，逼自己微笑，掩饰内心的伤悲。

“嗨！”苏拉娅边喊边摇下车窗，“对不起，我来迟了。路上妈妈去买了些东西。”车停了下来，苏拉娅跳下车，乌黑的卷发在肩头跳跃。“待会儿见，妈妈，”她说，“谢谢你开车送我过来。”

“不用谢，”马丁夫人冲艾米微笑着说，“那现在，你们两个丫头玩去吧。”

艾米和苏拉娅咧嘴相视一笑。“那还用说。”两人立即异口同声地答道。

半个小时后，艾米抓紧了桑旦斯身上的缰绳，朝横卧在小路一侧的一根树干走去。“来吧，小伙子，”她小声说，“让我们跳过去！”

“小心，艾米，”苏拉娅喊道，“那一跳很高。”

“这难不倒桑旦斯。”艾米答道，将她那匹鹿皮小马驹转向了那根树干。

看到障碍，桑旦斯兴奋地一甩头，朝前冲去，但艾米早已做好了准备。她坐在马鞍里毫不费力地移动着。“放松。”她小声说，手指爱抚着桑旦斯热乎乎脖子。

这匹小马驹凝神听她的指令，竖起了耳朵，接着它放松下来，垂下头，浑身绷得不那么紧了。

艾米夹了夹腿。桑旦斯只跨了五大步就接近了树干。那树干矗立在他们面前，又粗壮又结实。接着，桑旦斯大步完美地起跳，动作优雅地跃入空中，肌肉隆起。艾米瞥到他们身下那粗壮多节的树干一闪而过，感到一阵眩晕，她和桑旦斯就像在空中飞驰一般。接着她听到马蹄落地的叩击声，桑旦斯干净利落地着陆在树干的另一端。他们跃过去了！

“好小伙儿！”艾米开心地喊道。

“真是太酷了！”苏拉娅说，敦促茉莉小跑向前去和他们会合，“这是它跳得最好的一次，艾米。”

“我也觉得！”艾米咧嘴笑道，拍了拍桑旦斯的脖子，“这太不可思议了！”

两匹小马驹走近了，茉莉伸长脖子友好地打招呼。桑旦斯却愤怒地长啸了一声，向上一甩头，耳朵后贴。“快停下，桑旦斯！”艾米喊道，赶紧拉它走开了。“茉莉是你的朋友。”

这匹鹿皮小马驹亲昵地蹭着她的腿。桑旦斯对大部分的马和人没有好脾气，却唯独喜欢艾米。艾米最初是在马市上看到它的。当时的桑旦斯又瘦又抑郁，谁进它的围栏它就攻击谁，最后是艾米说服妈妈买下了它。她们把它带回赫特兰德马场，在这里，艾米渐渐赢得了它的信任和爱。

“你有没有打算让它去参加什么比赛？”当她们再次沿着小路前行时，苏拉娅问道。

艾米摇了摇头。“没时间啊。自从开放日后，我们所有的马厩都满了，还有长长的等候名单，人们等着把他们的马儿送到我们这儿来呢。”

就在两周前，卢在赫特兰德马场组织了一天开放日，邀请人们来参观和体验赫特兰德马场是怎么治疗身心遭

受伤害的马儿的。艾米和赫特兰德马场十七岁的马厩伙计——泰进行了演示，开放日大获成功。自此，问题马匹的主人的问询就应接不暇。

“能有许多代养马是好事，”苏拉娅说，“我是说，现在你知道你能延续妈妈的事业了，也没有了金钱方面的压力，肯定大大松了一口气。”

艾米点了点头，想起了开放日之前赫特兰德马场面临的种种困难。妈妈死后，赫特兰德马场因无人问津和资金匮乏，差点儿关门大吉，但现在，谢天谢地，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是的，我很高兴我们有得忙，”她说，“即使这意味着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参赛。”她拍了拍桑旦斯的脖子。“但我想现在有本帮我们，应该会轻松些。”

本是菲尔德阿拉伯种马场主人丽莎·斯蒂尔曼的外甥，丽莎事业有成。在艾米治愈菲尔德种马场的一匹赛马后，丽莎就被深深打动了，于是她安排本来赫特兰德马场工作，让他来学习她们的驯马方法。本今天下午就会到。

苏拉娅瞟了艾米一眼。“你觉得他有女朋友吗？”

“问这个干吗？”艾米咧嘴笑道，“难道你看上他了？”她和苏拉娅都见过本，本来过赫特兰德马场，是替他姨妈送马过来接受治疗的。

本高大帅气，尽管并不是艾米心仪的类型，但似乎还不错。

“你不得不承认他很帅，”苏拉娅说着扬起了眉头，“可怜的家伙，我猜这里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也许我应该带他四处参观参观。”

艾米假装不懂她的意思。“苏拉娅，你不必亲自出马。我肯定，有泰就够了，他巴望着赫特兰德马场多来一个帮手呢。”

“噢，不，”苏拉娅快语道，“我敢说我来当向导比泰要好多了。”

“好吧，我很期待见到本的马，”艾米说，“那是匹马术赛马。本说除非他的马能一起来，否则他不会到赫特兰德马场来工作。”

“那他几点到？” 苏拉娅问道。

“两点。”

苏拉娅瞟了一眼手表。“那我们该动身回去了，差不多一点半了。”

艾米收紧缰绳。“那还等什么？我们出发吧！”

艾米和苏拉娅朝通往赫特兰德马场后面的小路走去。走出树林，赫特兰德马场的牲口棚和小棚屋就赫然出现在她们面前。户外围场四周被乌木栅栏圈起，有两个训练场，后排牲口棚有十二间马厩，前排牲口棚和那栋历经风吹雨打的白色农舍构成了一个L形。

当艾米拉着桑旦斯停下时，她听到马蹄愤怒地踢打牲口棚墙壁的声音。

“停下！” 泰的声音从牲口棚里传来，“放松，丫头！”

“你去吧，” 苏拉娅说，“我来看桑旦斯。”

“谢谢。” 艾米把桑旦斯的缰绳扔给苏拉娅，走进了

牲口棚。一条宽阔的走廊将两旁的马厩一分为二。从后排的一间马厩里传来马蹄击打墙壁的巨响，艾米意识到那是“舞蹈家”的马厩。

舞蹈家是一匹身上涂了颜色的母马，它被人丢弃，饿得半死。动物慈善组织发现它时给她们打来了电话。艾米和泰立即同意帮忙。这匹母马两天前刚到，它的身体正在逐步康复。

“你没事吧，泰？”艾米喊道。

泰从舞蹈家的半截门上探出头来，他乌黑的头发凌乱不堪。“勉强应付。”他答道，用胳膊擦了把脸。

“出什么事了？”艾米问道，朝马厩里望去。舞蹈家正站在后墙边，身体瑟瑟发抖。

“我只是捡起它的马掌，它就发疯了。”泰说着摇了摇头，“它挣脱了缰绳，那样子像是要把整个马厩踢翻。有几次它把我逼到角落里，好在没有击中我。现在它平静下来了。”

艾米看着这匹受惊的母马。“喂它吃点儿板栗粉，让

它平静一下怎么样？”她建议道，喂板栗粉是妈妈最喜欢给烦躁不安的马使用的食疗法之一。

泰点了点头。“好主意。你留在这里陪它，我去拿。”他说着匆匆离去。

这匹母马在马厩后面不安地走来走去，肌肉紧绷，肋骨毕现。它脸边是马笼头刺进皮肤留下的伤痕，腿上有怕它跑掉，用绳子绑得太紧留下的勒痕。

“没关系，丫头，”艾米柔声说，“你在这里很安全，再没有人能伤害你了。”

这匹母马不确定地抖了抖耳朵。

泰拿着一个小铁罐走过来，递给艾米。“给，”他说，“也许你来更好，我可能让它想起了它的前一任主人。”

艾米旋开铁罐盖子，罐子里装着沙砾状的灰粉。她取出一点，放在掌心揉搓，走上前，肩膀略微侧对着这匹母马，眼神低垂。

舞蹈家紧张不安地走来走去。艾米停下来，把手掌递